

官政治績

衣冠盛事

官職儀制

六

皇朝類苑

卅三之卅七

官政治績

文淵公

文淵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附近院九十
八畝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墾田米價遂
減前此或候勝耳以難或抑方并價直適足以增其
氣燭而終不能平其類大抵此事當須有術也

二

傳求曰嘉緒二年諸賊劫掠閩諸軍及新保捷等五
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即藉者皆免為民紛然以為邊
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特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閩
間必相戒為盜賊緣邊諸將半之志甚足時文公說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官政治績

文潞公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九十
八廩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
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或抑方井價直適足以增其
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記事

二

傳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
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紛然以為邊
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
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



政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九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恨已不得去傳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百萬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九減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王文康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擘召還爲右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其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其值歲小歉慮民爲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程文簡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略細務嚴肅簡重蜀民農而愛

之蜀州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隊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鑿鼓簫吹日椎牛爲會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爾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並本朝名臣傳

二

夏秋公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各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東齋記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獎進儒

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不甚曉事京師號爲皮燈毬以况處事通明號爲照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爲稱職也

本朝名臣傳

張客省

瀛州城本隘狹景德中幾爲北虜所破自講和之後居民軍營悉在南關張客省元守郡日召郡中高貲戶謂之曰聞若等產業多在南關吾欲城入之然而計工匠樓櫓之費非十餘萬緡不可咸曰苟得圍入大城願備所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數未經旬日不督而集乃命官籍其數募廂庫禁卒以充役旣成始

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爲城必不立矣今興工而後奏俟朝旨允與不允吾城已築過半矣儻或得罪不過斥張亢耳民獲百世之利又何疑焉其後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聞果被左遷漕司或疑有乾沒俾官窮究無毫釐之欺治平中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地因而斷去之今爲大郡寇戎苟至亦不可攻圍矣公昔守鄜州鄜州有兩城守居北城上佐麻宇器甲軍財之帑皆在南城渡一小澗幾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謀而後聞遂併南入北省守陴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近時聞邊建水利繕城壘必先計已之恩賞厚薄然後爲之校乎張公之心一何異哉

倦遊雜錄

趙閱道

趙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饑死者十五六州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枕越尤著揚文公談苑

王拱辰

王拱辰以宣徽使尹南都外郭之外築一道通中出入朝廷聞而俾毀之奏曰臣所治當水陸衝要往來賓客旁午或開筵遇夜城門已闔不敢輒啓恐冒于法臣開此道亦設關鍵以備賓客夜出然踰城甚於啓關矣

韓稚圭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焚取骨

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圭鎮并州以官鑑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斂殯祔葬之禮惟胡夷洎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柩齊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也倦遊雜錄

韓忠獻

韓忠獻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它姓賂里媪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皆訴于州又提刑轉運司每勘劾多為申行賂於胥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

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東軒筆錄

楊譚林特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聽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鑠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蔭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錄而杖之於是民莫敢不趨令譚特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檐若干仍賫糧若干官爲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爲先辨民無逃棄者諸州皆暫留不能辨比事訖人畜死

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胡順之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藏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邪弟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平力繼之又曰不能入使押司錄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藏氏人皆迸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

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攝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祖常爲一縣先。府嘗遣教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故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邪？曰：本州職負耳。曰：應入驛乎？教練蹶蹠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之。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闇室中。以糞十甕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令方多事。未暇問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伏曰：我職負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爲職。負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邪？卒杖

若

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州雖惡之。然不能罪也。後爲青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頌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

張齊賢

張齊賢。真宗時爲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官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陳堯咨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蔭縱橫二千石者。鮮能治之。陳

堯咨知府有李大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強暴一且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汝家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母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於市置死馬其旁腐臭氣中瘡皆死後來者繫於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向文簡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以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

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窰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故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

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包希仁

一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闔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極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二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孔中丞

李明公曰：孔中丞道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

王立

王立字成之，維州北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軍判官。天聖四年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爲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至并州選巡檢軍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
調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
自河東徙知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歸爲戶部副
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
滿歸卒

王居卿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爲抵
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三過期不輸息
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
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
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
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
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

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斯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愜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
召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也詰之果服蓋南
方有擗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
層上以火熨之則如楮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
者血聚內硬僞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
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
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
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脆各村存戶亡每歲
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
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
汝曹均分趣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

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獄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王罕

王罕知譚州州燾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悖詈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徼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嫗訴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貲妾盡據之嫗屢訴於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寃

顧方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暇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之善惡善者召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之使自修又為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為講解誘掖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千人為鬻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禮教治其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倚毗陵胡完夫皆為方記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大夫以詩頌方之遺義者不可勝紀余賤不得列其事于史官傳為循吏每以為

恨

江翱

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爲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連歲枯旱。艱食。翱自建安取旱稻一種。此稻耐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歲足食。

文公談苑

范諷

御史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視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誼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閹吏每聲喏。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閹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

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劉彝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弃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闕者。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

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彛曰：士之淹速，
諛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
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
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
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並東軒筆錄

劉備

祥符中有劉備者，又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廣慎
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
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
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陝，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
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備詩。上嘆
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備方
為江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陵縣，後每有差

除。上曰：得如劉備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
三司戶部判官。真宗之槩拔庶吏如此，然由野一
詩發之也。

韓魏公

皇祐三年，本路八州之民合數千人，擣登聞鼓，願不
以三年代韓魏公。上自以中山地重，輟公未可，乃遷
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制略曰：顧定武之雄塞，控燕垂
之巨防，克宜壯猷，有嚴武服，戎落畏附，師屯肅和，思
代爾庸，良難其付。且推進律之寵，宜懋增職之留。中
山之民，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得生祀公以廟。天子嘉
歎焉，故龍圖李公詢序闕古堂，嘗紀其事。後公薨，士
民追思不已，相與立祠，以成其志。魏王別錄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因致感不可勝與近時以內美感動人心
煥發精神固本合前古來物物其專外父
山立及久律非幸致國可應物之跡公休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以可致及近時物本應物之跡公休
煥發精神固本合前古來物物其專外父
山立及久律非幸致國可應物之跡公休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以可致及近時物本應物之跡公休
煥發精神固本合前古來物物其專外父
山立及久律非幸致國可應物之跡公休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四

衣冠盛事

呂文靖

慶曆二年十二月詔拜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
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父
子繼以三公平章軍國古所未有也

實尚書

晉公言實議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
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焉

王相國

先公嘗言同年相國王傳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後六
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守司空時年三十六

一品罷相守太子太傅時年四十二歸班在具慶下每先太傅見客公以前宰相兢兢侍側略無惰容客以不安席引去者甚衆當時搢紳之士無不以爲羨談云在相府時恩門少保由在公以機務少暇每遇沐浴方得候謁申門人之敬乎少保嘗有詩寄相國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遇時

春明退朝錄

陳諫議

諫議大夫陳省華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爲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事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

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張文孝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仕至樞密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名居業周易學究及第滯選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仕見其子入踐樞府受大府卿壽九十餘卒未逾年張公亦指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慶福所致

並渥水燕談

宋太師

宋渥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右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婿也

多享國封

春明退朝錄

王文正

王文真公且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一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將出廳果斯須開堂門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國知制誥二十餘年最晚淹遲文真知制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墻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公若水風鑿最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既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裁四十卒湘山野錄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自守太尉為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守太傅為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

國朝宰相為僕射

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文慧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會魯公三十二人樞相為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僕射石元懿一人

竇氏父子

先公嘗言故右諫議大夫致仕竇禹鈞薊人累佐使

府頗著名。府有子五人。儀儼、侃、偁、偁、俱以進士及第。洎禹鈞懸車。儀儼已居華顯。瀛王弼中令嘗有詩贈禹鈞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儀終為翰林禮部禮書儼，終翰林學士禮部侍郎侃，終起居郎即吾同年第十二也。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偁終左補闕，儀儼以文學擅大名，自侃已下亦有清望，俱不亨壽考，惜哉！時人謂之竇氏五龍焉。

李相四美

先公嘗言致政之明年正月十五夜，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召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欄四顧，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近御座，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取御樽斟酒，并親賜菓餌，因顧問先公。

晉漢朝舊事，久之聖意甚歡，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駢闐，里閭道途，非復昔時之溢陋也。方之晉漢，則繁富百倍矣。此惟李卿宿舊，尚可記耳。上又目視先公，語侍臣曰：李卿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十年，兩在相位，未嘗在傷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但俯伏拜謝，至中夜方退。先公歸舍，謂諸子曰：吾策名仕版，僅五十年，內省生平所為，雖不能建奇功，異勳以耀簡冊，然不蔽人之善，不忌人之進，度德守分，不媿屋漏。今聖君獎拔，兩至相位，又保全考朽，令退其身，顧眄恩意甚厚於往昔，又對羣臣，目之為善人君子，惟四者有一，亦足為幸。吾何人哉？而享是四美。昔仲尼有言曰：善人吾不見之矣。又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又彌季札曰：有吳延陵君子，是知善人君子，乃男子之

極善美之稱耳而金口獎訓諭曲加於老臣吾何以稱之知已尚思殺身以報况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之節思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無忝爾祖矣並春明退朝錄

同甲會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盡圖傳筆談

三學士兩閑人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天聖初主堯臣下第三人及第

為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參貳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陽素與歐陽文忠公友善時文忠退居東潁即自睢陽乘輿拏舟訪之文忠公喜公之來特為展宴而潁守翰林呂公亦預會文忠乃自為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兩閑人謂公與文忠也青箱雜錄

未五十登庸

國朝宰相趙令廬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未四十入兩府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五韓魏公三十六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少年掌詞翰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
宴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
文莊三十學士蘇侍郎三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
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耶鄆皆三十六楊
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三盧相今參政王禹玉皆三十
八

父子掌誥

父子掌誥自國初至熙寧元年九九家李文正昌武
王兵部文正王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懿
梁翰林莊肅呂文靖仲裕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內太祖朝初相內太宗朝兩入

呂文穆其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
公在三仁宗朝皆三入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
三入朝林皆待詔楊昭度宣召入院其舉自代皆宣
獻公太夫人學士四入

學士四入

宋景文范景仁四入

學士五入

李耶鄆五入而一不拜

侍中不珥貂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

為相而日貂

杜祁公相甫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祠貂冠公袞又升輅奉冊改謚諸后並春明退朝錄

為相具慶

國朝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

宰相丁憂

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宰相待立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累遷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為相客或候祚

溥常朝服待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同時學士繼登二府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兼樞密胡諫議宿吳諫議本四人在席酒半相頌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並廬陵居士集

世代尚主

王丞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

和太主子殖又選尚惠公主昔東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爲比唐薛倣與其子鏞相繼尚睿宗明皇女獨稱盛於唐代氏而尚三主又父子相繼者唯王氏一門澠水燕談

不墜門閥

李宗諤之子卒年四十九真宗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耳又嘗謂曰聞卿至孝家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某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范蜀公蒙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刑詳議官祝諫侍廷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婿忘其姓名皆擢

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賞之澠水燕談

父子狀元及弟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固已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右土於汾隍十一月放張師德已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顯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處士野聞而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洛陽耆英會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徒歸洛陽時年六十八是時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

公安閑冲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
公留守西都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士
大夫賢而以老自逸者於韓公第置酒相樂九十二
人既又命鄭真圖形妙覺僧舍各賦一詩時人目之
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
舊俗尚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
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
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五
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
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
公七十四故潞公詩云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
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願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勲
德自無雙潞公再荅曰惟公福壽并勲德合是人間

第一流是時宜徽使王拱辰公年七十一留守大名
貽書二公願預其數九十三人也

登第踐歷相繼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間相繼狀元及
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爲交承故文正送
文定移鎮兗海時有錦標得俊曾相繼金鼎調元亦
踐更之句又云并土兒童君再見會替章紱我偏榮
蓋文定再鎮兗而青社文正鄉里也並濯水燕談

入參父在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尚書張
公安道樞府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
多峻加其父恩命春明退朝錄

科第爵位皆同

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嘆即以第十三名處之場屋間謂傅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以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縉紳以為羨談自從事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灑水燕談

羨事三者併集

和現峴字晦仁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現生之年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羨事三者并集此子宜於我矣且名之曰三羨范蜀公蒙

禮闈之盛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九鑠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荅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為詩友余嘗贈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勅敵也

前此有南省聖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榜首三人皆登兩府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棠而下大用者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鼎第二第三人也余忝與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

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而不及請一榜之盛

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二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仲微而注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並廬陵歸田錄

閱閱之盛

慶曆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候午漏未上因從容聚廳屈指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閱閱之盛

諸公閑話若文臣惟韓大參德之家武臣惟夏宜徽宇贊之家堂吏馳白韓夏二宅以為羨報湘山野錄

賜錢贖弟

李謙溥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小衄每巡邊老小望拜呼以為父晚治第於道德坊中為小圃植花木竹石頗與朝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平無資用遂以所居之第質於宋廷俛後子允正為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爾父邊陲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它姓耶允正具所以對太宗即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俛還之王禹偁作記羨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堂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述自成一編灑水燕談

王堂之盛

國朝自建隆初至天聖四年入院九四十七人大拜者十人李昉盧多遜呂蒙正李沆畢士安王旦王欽若李迪王曾錢惟演樞密使二人王欽若錢惟演參政十五人李昉盧多遜李穆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李沆張洎王旦王欽若趙安仁陳彭年王曾李迪樞密副使六人錢若水宋湜楊砥錢惟演王旦晏殊承旨六人陶穀李昉宋白晁迥蘇易簡李維三入院一人李昉再入院七人竇儀李穆宋白錢惟演楊億劉錫李維父子入院一家昌武父子兄弟入院三家二竇二李二錢弟拜相兄草麻

弟拜相兄草麻

錢希白於予為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忝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

並金坡遺事

賜宴觀御書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至召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詣閣觀御書圖畫帝知之即召內品裴愈就賜御筵出書籍令縱觀盡醉而罷二日又詔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縱觀賜宴如前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太宗每當暑月御書團扇賜館閣學士

並蓬山志

新雕入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四

官職儀制 樞密使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內貴梁為崇政殿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置與中書為二府亦曰二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不帶餘使正官自趙普始帶節鉞自曹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以文資官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若始簽書兼藩鎮自曹瑋始今官制復古而樞密之職復舊與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官矣

三司使

唐末始分鹽鐵度支戶部專領財賦後唐明宗始號

三司總以一使國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參知政事二人提點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為都提舉與國中分二司同判三司逾年復折為三使淳化中又合為三司既而又以天下為十道二京為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惣計使判左右計事旋置三使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輕則曰發遣迄元豐初不廢今悉歸尚書省矣

司理參軍

五代已來諸州馬步軍院都虞候以牙校為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參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河東柳開先生初及第為宋州司寇參軍後又改曰司理參軍至今俚俗猶以司理院為馬步院

選朝官知縣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奚嶼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嶼等始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參知政事

國初趙普為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呂餘慶同政而不欲令與普齊難其名號詔問陶穀曰唐有參知政事知機務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參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按唐裴寂以僕射參知政事郭待舉以資政任淺於中書門下同受承進止平章事然則平章事亞於參政矣穀乃以為參政下宰相一等失之遠矣其後因而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罷

進奏院

國初州郡各自置郵史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文
居京師又移符行下率多替滯或漏泄密事太平興
國中起居郎何保樞以為非便奏置鈐轄諸道都進
奏院以革其弊人給銅朱記一鈕院即石脚載舊第
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余妻之曾祖父也

發運使

至道初朝廷始遣洛苑使楊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
太子中舍王子輿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制置茶鹽
就江南創為局後兼領荆湖南路旋又加都大字後
廢景德中復置迨令事權尤重

提點刑獄

景德中真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日提點刑獄支
收一人判之開拆符司一人判之憑由理欠一人判

之可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清幹者使提點一路
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勸農使迨今不廢而武
臣廢置不常

糾察在京刑獄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師獄訟之繁懼有冤滯始置糾
察在京刑獄司以省冤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
緡為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得糾之起慮
屈抑者不能盡知許令糾察陳狀從之但不鞠獄耳
宣徽使

宣徽使位在樞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瑩為
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亦從之遂以為例已上見
澠水燕談

中書五房

中書有制勅院院內有五房第一曰孔目房次吏房戶房刑房禮房舊每房堂後官三人一人主生事第二人主熟事第三人發勅向下逐房有主事守當官名目行遣文書至道中逐房只置堂後官一人却置主事銀事各一人仍別置提點五房一員迄今行之

密院一司二房

密院九管一司四房一司曰院雜司第一房曰兵房次吏房戶房禮房逐房有副承旨一人次有主事令史書令史貼房之人並行遣公事有都承旨副都承旨承旨副承旨諸房副承旨諸名並都管一院之事所置名目不定

三司子司

三司子司三部各有計院都磨勘司支收司拘收司

開拆司憑由理欠司三計院各一人判之都磨勘支收一人判之開拆倚司一人判之憑由理欠一人判之

刑部王判詳覆法直官

刑部王判官或一員兩員不定詳覆官六員主詳覆天下斷訖大辟奏案法直官一員以流內人任之年滿得京官

審刑院

審刑本中書刑房宰臣所領之職淳化年中析出置審刑院每大理奏案須經審刑詳覆判院官同詳議官一人進呈得旨後批送中書降勅始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以京朝官充並賜緋

御史臺

御史自大夫至主簿並存六典舊式今只置中丞雜端各一員共判臺事外有推直官或以他官充左右巡使各一以御史充主簿一員與推直同管刑獄公事舊更有推勘官主外勘公事今並存

大理寺官

大理判寺官或一員兩員不定少卿一員以它官權詳斷官十二員法直官一員以流內人任之年滿得京官

三班院

國初承舊制有東頭供奉官左右班殿直殿前承旨凡三班隸宣徽院第其任使雍熙四年始別置三班院以崇儀副使蔚進掌之較其勞績授以內外之任

其名籍仍隸宣徽後又增置左右班侍禁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舊有借職承旨改為三班借職復有殿侍亦隸焉自供奉官至殿侍凡六等此亦比古之三署郎漢百官表屬光祿勳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之類無負數所謂惣領從官預聞朝政事者也

驥驥院

在京有驥驥院舊名天廐坊左右天駟各二監此外又有毛駟崗退馬務駟坊養駟致遠務養牛驢

中貴帶將仕郎

祥符以前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璫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丞局今則不聞翰後建彰國軍節度並見湘山野錄

禮部郎官

手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本部掌諸慶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内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負外爲瑞錦纂負外郎廳前有巨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負外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負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見春明退朝錄

南郊置五使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爲大禮使學士爲禮儀仗使知開封府爲橋道頓迎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王字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頗相通

資政殿學士大學士

景德中上欲優寵王欽若乃特置資政殿學士以處之既而有司定議班在翰林學士下尋又置資政殿大學士亦以欽若爲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則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也

端明殿學士

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亦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爲之則端明殿學士自馮道趙鳳始也國初示嘗置此職而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尋改爲文明殿學士以待郎程羽爲

之序立乃在樞密副使下逮明道初復改承明殿爲端明再置端明殿學士而班在資政殿學士下以宋

綬爲之則本朝端明殿學士自宋綬始也

又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御史言事不白長官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龍圖閣官

本朝太宗御書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並載於龍圖閣而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景德初杜鎬成綸爲龍圖閣待制不數年鎬遷龍圖閣直學士班在

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中鎬又遷龍圖閣學士而班在樞密直學士上則本朝龍圖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龍圖閣學士皆自杜鎬始也又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則本朝直龍圖閣自馮元始也

天章閣官

本朝真宗御集御書並藏於天章閣天聖末始置待制以范諷爲之景祐中又置待講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爲之則本朝天章閣待制天章閣待講自范諷賈昌朝始也

並青箱雜錄

三館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爲之所所以逐館命修撰文字而本朝三館合爲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

總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盡避衆人所見
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直宗實錄在元符觀祥
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爲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宜
徽南院使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
修院又修仁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
在慶寧宮史館領曆日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爲監修
自置編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併歸
編修院

三衛官

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
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
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衛也五代軍制已無
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同三品同二品

唐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
品大曆中並升爲二品昔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
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加同
中書門下二品用外品也

觀文殿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
學士也文明本有太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
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
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
旣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
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
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

知州判州

九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唯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品同為知隲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

通判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同押九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間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

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並廬陵居士歸田錄

東西頭供奉官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負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蛾眉班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曆中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筆談

賜狹公服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上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古法蓋前代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製今公卿大夫之有狹公服自此始也

賜狀元金吾衛士

蔡文忠公自為布衣時固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異見者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為天下第一真宗臨軒見其堂堂英偉進退有法大悅之顧寇萊公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衛士七人清道以為榮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金吾給七人當直許出兩對引喝上聞公

單貧傭僦僕隸故有此詔

特詔佩魚

陳堯咨以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少習俎豆今荷聖恩易以武辨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詔從之

並見渑水燕談

兄弟封贈

天聖中詔每遇恩霈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者許列狀陳乞特比常制例優加封叙從王子融請也

燕談

賜衣服

國朝之制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端午十月旦誕聖節皆賜衣服其在外者賜中冬衣襖遣使將之舊制在內者中書密院節度使至刺史諸軍列校以上學士金吾駙馬冬給袍有差而學士給黃師子錦品極

下淳化中改給盤鵬法錦在暈錦之亞九袍錦之品
四曰天下樂暈錦以給樞宰親王皇族觀察使以上
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節度使盤鵬法錦以給學士
中丞三司使觀察使廂主以上軍頭團練使以上皇
族將軍以上駙馬都尉舊宰相翠毛銅錦以給防團
刺史軍主軍頭領刺史者黃師子以給三司副使知
開封府審刑登聞龍圖直學士旋欄錦之品十曰天
下樂暈以賜節度觀察使領部署者次暈錦以賜尚
書以上及學士管軍者盤鵬以賜觀察使丞郎翠毛
以賜閣門使以上防團刺史管禁軍者倒仙牡丹以
賜刺史以上方勝宜男賜諸司使領郡以上盤毬雲
鴈賜諸司使方勝練鵲賜河北河東陝西轉運使副
餘軍校復有黃師子寶照之品焉

賜帶

腰帶九金玉犀銀之品自樞宰節度使賜二十五兩
金帶舊用荔枝松花倒仙三品端拱中詔作瑞草地
毬文路方圓勝帶副以金魚賜中書密院其武臣有
宜徽樞密使者仍舊制學士三司使中丞觀察使管
軍四廂主而下賜二十兩金帶知制誥賜犀帶塗金
魚亦嘗賜金飾牯犀副以金魚非常例九面賜紫者
給犀帶賜緋者塗銀寶瓶帶其賜伎術官雖紫綠皆
給銀帶出使賜金束帶兩數如其官秩刺史而上受
邊寄者辭曰亦賜二十兩金束帶其赴任者出賜塗
金銀帶諸司使至崇班出為邊城鈐鑄者都監者亦
賜金束帶十五兩十二兩九二等唯駙馬都尉初選
尚賜白玉帶自親王皇族皆許通服工夫金帶雕玉

白玉通犀牯犀等帶

賜鞍轡

鞍轡除乘輿服黃金白玉雕玉玳瑁真珠等鞍垂六
鞘轡有三領諸王或賜金鞍者得乘之宰相使相賜
繡寶百花鞵八十兩鬧裝銀褭銜鐙參政副樞宣徽
節度使駙馬繡盤鳳雜花鞵七十兩陷銀銜鐙學士
中丞三司使觀察使麻皮錦鞵五十兩撒皇素銜鐙
復有三十兩決束鞍以賜東宮官屬

重戴

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皇爲之後魏
孝文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寮五代以來唯御史服
之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臺北省官尚書省五品以
上皆令服之

憲銜

唐德宗幸奉天還京應諸州郡衙吏並假憲銜後至
有郡王者訖今用之

勅書樓

太祖朝令太下置勅書樓並見楊文公談苑

賜飲宰相第

真宗朝歲時始賜飲於宰相第大兩省待制以上赴
林尚書以諫議大夫爲三司副使亦預既而并諸副
使遂以爲常王太尉主會惟用太官之膳少加堂飧
自丁晉公助以家饌今皆踵之

賜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
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居兩制又

者則曰眼前何曰赤腰下甚時黃廡內廷久者又曰
眼赤何時兩腰金甚日重

真宗幸呂文穆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時嘗駕幸止其廳
後人不敢復坐聞以欄楯設御榻焉即今張文孝公
宅是也並見倦遊雜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六
官職儀制

賜毬露金帶

毬露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文臣不得賜武臣
而得賜者惟張耆為樞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貽永
為駙馬都尉李昭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兼侍中出
於特恩東軒記事

職田

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蓋欲稍資俸給
其官吏不務至公以差遣徇私僥幸者極衆屢致訟
言上煩聽覽欲乞陳罷時可其奏但令佃戶逐年收
課利類聚天下都數紐價均散見任官負至九年二
月忽降勅國家均敷職土以厲清白向因僥幸遂行

停罷風聞播紳之間持廉守道者甚衆苦節難守宜
布明恩悉仍舊貫審官三班流內銓今後將有無職
田處均濟公平定奪差遣不得私徇見關山野錄

賜常參官冬衣

建隆二年十月賜近臣冬服有司言累代故事止賜
將相學士諸軍大校太祖曰不賜百官甚無謂也
宜亦賜之自是文武常參官悉賜春衣自此始玉壘

清話

宰樞聚廳見客

王元之嘗謂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
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爲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
以元之所請爲當但難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耳
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

如元之言渾水燕談

又

天禧中宰臣奉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慎密
之地亦欲咨訪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復滯留機務
又分廳言事各有異同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每有
在外得替到闕及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並逐日
於已時已前聚廳見客已分廳即俟次日急速者不
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密院玉壘清話

學士預曲宴承旨預肆赦

故事便殿宴勞將帥翰林學士預坐開寶中閣門使
梁迥輕鄙儒士啓太祖以曲宴將相安用此書生
輩遂罷之淳化中蘇易簡知政事始引故事爲請詔
自今後當直學士與文明樞密直學士並預長春殿

曲宴又引元稹承旨廳記御樓肆赦唯承旨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楊文公談苑

前兩府白事宰相掇案

熙寧中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公事未幾以父魯公憂解去服除判司農寺舊例百官以事至中書即宰相掇案百官北向而坐前兩府白事即宰相去案敘賓主東西行坐時謂之掇案及孝寬之至司農也吳正憲公當國不以前兩府之禮待之每至中書不為掇案自後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孺詣中書孝寬不至矣正憲頗疑之未幾除直孺為兩浙提刑以張璪判寺璪為翰林學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長也異時白事皆璪詣中書而孝寬亦竟不至於是正憲知其果以掇案為嫌而

世亦譏其隘矣

兩制下獄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賊汙亦止降為散官無下獄者旋亦收叙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以臺官丁秀州獄是時鄭公知杭州上章解救言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解救之者已上見東軒筆錄

前任班趨辨

唐官有定負闕則補之後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節度防禦團練刺史並令隨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枚免常朝令五日起起居國初尚多前資官今閣門儀制尚有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倦內雜歸節度使罷降麻不降麻

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樞密使除罷降麻不降麻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

又

漢乾興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為僕射亦降麻高文莊田宣簡呂寶臣罷止舍人院出告

立馬三衙官不敢謁舍人逢之則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選過京見王景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舍人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膀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主前訶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取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

有偶出一時而為故事者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負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

當直一員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爲定制也。

三班喫香羣牧喫糞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滋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殮錢。羣牧司領因外坊監使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鑿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爲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是也。

官稱訛謬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爲恠。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

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唐制三衛者。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爲正衙放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樞密使侍宴賜衣循唐舊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玉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爲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朝遂號爲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

與宰相均惟曰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
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
重失序蓋公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出歸田

禮遇講讀官

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
東向皆講讀之所也

仁宗皇帝新即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終篇則則宣
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
義專御邇英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
冬至罷講讀官諡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鞵以
入宣坐賜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
坐賜湯其禮數恩渥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出渾

水燕

堂劄子

唐中書指揮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
略如今之堂劄子也

宣頭

予為史館檢討時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
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誥詔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
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
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
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
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
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
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
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

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式以次向上以此為別頭子惟給驛馬之類用之並淵山野錄

宣敕

樞密院問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朱梁正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間有云宣德宣命旨者梁朝以樞密為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任以政事正明年是李振為使當是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敕並行雖無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乃所以為底聞今仍舊名熙寧

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

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目二曰劄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二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侍郎宜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為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嘗携其遠祖珣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不載敕字而近世所用也春明退朝錄

百官見宰相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謂之屈揖

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摸設百官之位外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龍門謝

唐制丞郎拜官即龍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于子門上百官拜于門下而不舞蹈此亦龍門故事也並湘山野錄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出湘山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

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于此以備闕文

請修時政記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苑燕九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

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拆十雨初晴大液春上特

稱之爲史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九千對拜除授公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見玉壘清話

宰相許纔午歸第

太祖受禪以趙韓王普有佐命臣勲除右諫議大夫

樞密直學士未幾范質罷相以公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冠台符參摠朝權參政呂餘慶薛居正雖副之但奉行制書備位而已不宜制不預奏事不押班每候對長春殿啓沃小大之務盡於公兼權之議誼於時論會李繼遷擾邊用公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爲邊患河西極撓咎歸於公因不得專政詔令參政更掌印押班奏事分其權也舊制宰相報到未刻方出中會歲大熱時許公才午歸第遂爲永制見玉壺清話

丁晉公自節度使以制除參政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出

倦遊錄

納節不降麻

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魏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可使降麻非故事也

請立家廟者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

皇祐中宗袞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爲廟室若當靈長身歿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文武官朝參

唐在京文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

以上及監察御史、貞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其洪文館及國子監博士，每季參若雨露沾服失容及泥潦，並停。以上唐儀制。令九在京百司有常參官，謂五品以上職事，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六典。正元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掌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竇參奏常參文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分日得待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每月六參，二品以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

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十三年，御史臺奏，諸司常參文官，隔假三日，並以橫行參假。其武班每日先配九參，六參。九參，謂一月九次；六參，謂一月六次。今後每經

三節假滿，縱不是配入日，並令文官例橫行參假。以

上唐要用後唐同光三年，四方館奏，今後除隨駕將

校及外方進奉專使，文武兩班三品以上官，可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從之。天成元年，御札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每月朔望日，賜廊下食。唐室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食，謂之廊食。自乾符離亂，罷之。唯月旦入閣，日賜食。明宗即位，請文武百寮五日一起居，見帝於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繁，請每月朔望日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旨朔望入閣外，五日一起

居遂以為常。天_成元年，敕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未御內殿前，便令閣門使傳宣，不坐朝班，退是年御史臺奏九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若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得令參謝。每內殿起居日，百寮先叙於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庭諸司使等，每除正官請令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外朝官，祇赴朔望朝參，從之。國朝諸在京外朝官，每日朝，其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國朝令文按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三日一參，五日參，并朔望為六參，三日參，乃九參。所謂常參官，未有無職者。由後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內殿，九隨駕官將校及外方進奉使文武三

品以上官，即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至天_成初，詔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其趨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歸司。本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九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釐務不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奉朝之制，自為三等。蓋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後放朝，乃退。唐有職事謂之常參，今格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

參假橫行之禮

舊制九連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外朝官盡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百官乃赴內殿起居，近

年連假後多便起居而廢橫行之禮

執宰押知印

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敕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七月既而復有釐革

又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摶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爲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摶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敕齊列銜街衢並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摶位次宰臣之下立九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外都

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寮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公事並逐日於巳時巳前中書樞密院聚廳相見其復後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賜笏頭帶

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其罷色尚亦服之至祥符中趙文公罷參知政事爲兵部侍郎後數載除景靈宮副使真宗命廷賜御仙花帶與繡鞵遂服御仙帶自後二府罷者學士與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爲故事予親見蔡文忠罷參知政事爲戶部侍郎服此帶蓋曾爲學士用詔文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先公爲翰林及侍讀學士王清災落職爲中書舍人初舊服金帶舊例皆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著詔其宰相罷

免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李文定公天聖中自秘書
 監來朝除刑部侍郎並服笏帶近者罷參政者黑帶
 佩魚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者宋太宗
 朝例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待制為中丞而參政事
 天聖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為諫議大夫而樞密並
 賜如上已上各見春明退朝錄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六

官職儀制

對別判銓

史部流內銓每除官皆去權判正衙謝復正衙前殿
 引選人謝辭由唐以來謂之對別判銓與選人同入
 起君畢判銓於殿前近北西向立選人謝辭訖出判
 銓官亦謝而出近止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罰俸例

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
 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
 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除節度使例

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止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

制集載潘羅文斯鐸督朔方軍節度使數制是也其
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
然不鎖院不宜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告庭矣

尚書以下不得鞞鞋過都堂門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着鞞鞋過都堂門

諫議班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
也戲語謂之帶墜並見春明退朝錄

五司廳

予為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
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
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
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

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
并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
佐官以帥權不可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鑄都監
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
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用劄子寺監具申雖三司
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
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
樞密厨蓋樞密院子司也

步行學士

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
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

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衛士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官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杖天官掌舍無官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爲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後殿則執槲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三司使班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

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閣門取旨間有叙學士上者然不爲定制

三告官打杖子持藤杖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道告喝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閤吏以挺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宜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執絲稍鞭入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絲駿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歲寺

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惟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為首相乃請上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並筆

按察之職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薛仲為京東轉運按察使欲盡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儉猾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偵伺一路

而四人者怙權睢盱頗致搔擾時謂之山東四狼王達楊紘王鼎皆為轉運按察使尤苛暴多任耳目以害官吏時謂之江東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詔戒勅而削去按察二字耳後澆風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厚惡得暴察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祿養交政事頽靡務相容貸蓋由在上無督責之實於是出臺閣新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又分三院御史為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復行矣見東軒筆錄

帶侍讀學士出外

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自後兩制遂為例見東齋記事

三司屬官兼直館

韓國華字光弼相州人爲右司諫鹽鐵判官每歲後苑賞花三館學士皆預國華與潘太初封對自言任兩省清官兼計司職不得侍曲宴即日命直昭文館後三日苑宴即命陪預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見范蜀公蒙求

罷二府大禮進官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加食邑

每大禮兩府加恩功臣階勳食邑實封內得三種學士至待制大兩府得階勳而下二種大卿監至少卿監一種得加食邑郎中而下京朝官一種階勳而已

九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食邑七
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食邑五百戶實封二
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食邑三百戶
實封二百戶九食邑三百戶封懸開國男五百戶封
子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
以上始加食邑

封贈

九朝士父在繼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俸父任外
朝官以上致仕自得俸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即不
給俸九宰相使相母封國大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
使副使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大夫人妻封
郡夫人樞密使參政母經南郊封國大夫人直學士
以上給諫太卿監觀察使母封郡大君妻封郡封舊

制學士官至諫議大夫以上方得郡封天禧中詔改

之少卿防團以下至外朝官母封縣大君妻封縣君

九輔臣宜徽初入封三代東官三少曾祖為少保祖

為少傅父為少師因進官或遇太禮進加至太師兩

令國公使相節度亦封三代尚書資政殿大學士三

司使封二代至太尉太學士自如兩府例學士至待

制封一代至太尉餘升朝官以上至吏部尚書父歷

兩府贈至師令國公暨兩制大兩省贈至太尉

掌選官限內不朝

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制

使相節使不領京師官局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局者其奉朝請必改他官多為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使相自河陽還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李公端愿始為醴泉觀使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為五使南郊則用學士仁宗籍田恭謝大饗明堂裕饗上大饗並循真廟之制

罷相得職

祖宗時宰相罷免唯趙令中得使相餘多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待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文康以資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免罷率皆得職焉

帶禁職出外任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往李尚書維罷翰
林爲集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山子儀自翰林爲臺
丞李憲成以翰林權使三司皆勦出並以樞密直學
士劉知穎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
士改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龍閣而出藩繇
文忠始也近歲率帶侍讀及端明學士邢公昂以侍
讀學士知曹州孫宜公亦以侍講知兗州二公皆久
奉勸講遂聽以其職補外自張文節始舊輔臣帶侍
讀出守至寶元中梅公詢始以侍讀學士知許州侍
讀帶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率皆換此職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丞皆換集賢院學士判
西京留臺吳正肅公皇祐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
公明嘉祐中以龍圖閣直學士並換集賢判西臺近

歲皆以禁職分臺

二府相歷

二府舊以官相歷李文正公自文明殿學士工部侍
郎爲參知政事而宋慧安公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遷刑部尚書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
公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
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階
邑自後第以先後入爲次第

未有磨勘轉官

祖宗時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轉官未滿二載
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黃州自知制誥未有勲便加
柱國在滁州爲散郎自承奉加朝散大夫階

不隔磨勘轉官

太宗時始置磨勘差遣院後改爲審官真宗時京朝官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遷項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歲滿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遷者於是朝士始多皇祐覃恩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與神宗即位故復用恭謝之例

太常卿秘書監

先公嘗言舊傳太常卿不是卿秘書監不是監以其品列清重不與諸卿監侷耳唐室士大夫多尚臺省官不樂九列故曰秘書監爲宰相病坊少監爲給舍病坊然中祕書典綜籍有麒麟天祿二閣爲藏書之所歷代名居禁中亦曰中書西漢劉向揚雄典校於其內東漢班固爲蘭臺令史尚爲羨談况監令乎故

其秩甚重迄今班在太常宗正之下七寺卿之上是以名儒宿老不務趨競者多樂就此任唐白樂天劉夢得薛逢皆揚歷焉不可一一悉記吾爲翰林學士丞旨日屬以多病嘗語同列云禁中視草非養病之地他日解職得遂大蓬之拜歸息十數畝之園入就三品之列爲國家典掌圖籍於九流百氏之中優游以終老則爲幸也寧期際會明聖乘塵輔相此固非平昔之覬望也諸子因上問曰太常卿班列如何公曰大僕卿在六街尚書之下其資望與吏部尚書同每入朝隨尚書立班與尚書丞郎同幕次故太常卿舍爲尚書裏行者蓋謂此也大卿即寄郎中幕次博士即寄員外幕次卿與少卿每入幕次皆於橫行獨據一塌向門而坐他卿不得並也

建隆班簿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計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五十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二人已上

春明退朝錄

吏祿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焉各春明退朝錄

食邑滿萬戶封國公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太尉為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坐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夏鄭公滿菓戶上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王康靖封遂國公章文簡封郇國公王武恭封冀國云其後遂以邑封合萬戶者徹國

又

國朝以來封國公者范侍中魯王文獻祁向侍中拱

謙秦靜難節度劉公重進燕保大節度趙公贊衛定

國節度馮公繼業梁張侍中永德鄧衛張尚書昭舒

鄭陳孟中令昶秦王中令彥超邢趙中令梁許魏吊

文穆萊衛諤寇忠愍萊丁秘監晉馮文懿魏曹襄悼

韓魯鄭王文穆冀張榮信岐鄧徐呂文靖申許王文

正泚張文懿郢節章文簡節夏文莊英鄭王文康選

鄭王武恭祁冀魯賈文元安許魏陳恭公英岐文侍

中魏杜正獻祁宋元憲曹鄭龐莊敏穎韓侍中儀衛

魏曾侍中英宛魯富相祁鄭韓太子謚昭成許元王

信初謚恭改孝悼獻周王玄祐已上見春明退朝錄

宰相自草奏擬狀

予嘗求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道乃除宰相劉句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句右伏以劉句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求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

其後有制畫曰宰臣劉句右可兼判三司公事令中

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

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

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

謂之進草熟狀白帟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

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

不押惟宰屬於檢背書曰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

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

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

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

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巳卯鄂王薨

庚辰以宰相劉句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

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

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宰相奏擬狀

唐宰相奉朝請即退延英止論政事大體其進擬差除但執熟狀畫可今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鄭畋鳳池藁草內載兩為相奏擬狀數卷秘府有擬狀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蘭於命詞也今中書曰進呈差除退即批聖旨而同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為也

宰相上殿命坐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鉅細並

熟狀擬進入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贊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相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盱眙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服於坐論矣于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也

各出金坡遺事

提舉宮觀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為宮觀使而景靈會靈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幹康定元年李康靖公罷參知政事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權自後

學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萬齡避家諱也

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

師端愿為觀察使止得管幹祥源觀自陳於樞密府

宗袞

宋元憲也謝朓謂謝安為宗袞

乃加以都管當

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樞密使副知院同知不並置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樞密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不並置也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宜徽為使而潤州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在呂公之上故也

文臣為樞密皆帶檢校官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景德三年馬正慧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檢校大保並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宜徽為同簽書院事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失也

相負

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三司權使權使公事為兩等

咸平六年併三部為三司使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慶曆中葉翰林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遂

傳 傳

分權使與權使公事為兩守

因例賜帶加服色

李西樞憲成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為學士
閣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七
因例賜帶加服色
李西樞憲成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為學士
閣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分莊使與樞使公事為限守

因例賜帶加服色

李西樞憲成為知制誥尚衣辨出寺荆南召為學士

開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新册 皇朝類考卷二十七

110X
40
15